



“崆峒踞左，之罘横前，俯临渤海，镇接齐燕。吁嗟群夷，蚕食而食焉，惟台岌岌，一石岿然，谁守此者，保有万年！”这是清代诗人林丙修为燕儿台写的一首四言诗。这首诗高亢有力，响彻天宇，每每读来不禁热血沸腾。这首四言诗，让我时常到这里来，看看这片海，这方天，抚摸一下这些历史陈迹。

时间一晃到了六月间，一年过去了将近一半。在这个季节，烟台山的草木植物碧绿通透，花也更加娇艳了。一条有百年树木拱卫的甬道直接通上山顶，甬道两旁的松柏、榕树、刺槐、栾树整齐排列着，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，它们似乎怀抱着秘密不肯向我吐露，等待着我去解开它神秘的面纱。

我刚开始往上走，就看到一个绿色的牌子，仔细一看才知道有“龙脉”在此。原来这是一条“龙尾”呀。它静静地躺在地面上，身子却在地下，有种神龙“见尾不见首”的感觉。我顺着龙脉往上走，在另一个平台上见到了“龙背”。“龙背”似有涌动之状，仿佛随时都会翻江倒海、吞云吐雾而起。再上一个平台，“龙颈”正在蓄势而起，喉咙里仿佛有团烈焰，随时都会爆发。到了忠烈祠，才一睹“龙首”真容，它如蛟龙出海，鳞爪翕扬，天地为之动容。这块“龙首”有六百年之久，难道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心中的谜团顿时结下了。

离开了“龙首”，我来到了烽火台旁。据传烽火台始建于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年），是古时用于释放烟烽、示警御敌的军事设施，因燃料曾用狼粪，燃时烟浓且直，又称狼烟墩台，“烟台山由此得名”。一缕清风飘过，看着高高的狼烟墩台，我不禁为古人的智慧赞叹。我看着烟台山下的大海，一层薄雾弥漫在海面上，各种船只若隐若现，就像微尘一样渺小。一个谜团又涌上心头，明朝时的人是怎么区别敌船、我船的？可能只有站在烽火台上才能找到答案。

我在烽火台上坐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寻思着刚刚结下的谜团。一直等到上下烽火台的人少了，我才收拾东西上去了。上得烽火台，眼前的景色更加开阔了，但见烽火台威武壮观，通天彻地，与身旁的灯塔浑然一体。

在烽火台上瞭望大海，与刚才在烽火台下看大海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这里没有了任何遮挡物，看大海可以一览无余。时值正午，薄雾消散了一些，大海上的波光耀着双眼，迷迷蒙蒙，海船像珍珠一般撒在海面上，崆峒岛、芝罘岛仿佛拉成了一条直线。

正在我寻思刚才的答案时，旁边的一位长者也在烽火台上若有所思。我于是问他，您是否丢了什么？他反而问我这是哪里人？我说是当地人。于是这位长者认真地对我说：下面的牌子说烽火台是“古时用于释放烟烽、示警御敌”，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，从这里望大海，大海上的船根本看不清楚，从前的人是如何区别敌船我船的？我说：可能是敌船、我船大小、颜色、标志不一样吧？他说：离船近当然能看清楚，当船远一些呢？刚才仅仅有点雾气，就分辨不清船的大小、颜色、标志了，如果雾气再大点，古人又怎么能分清呢？我一时回答不上来。他紧接着又问：在白天还能看见斑点大的海船，如果太阳落山了怎么办？如果下雪下雨怎么办？如果敌船伪装一下上岸怎么办？如果敌人不在上岸、而是离这个烽火台远点上岸怎么办？如果敌人也学三国时周瑜火烧赤壁怎么办？而且烽火台建得这么高，这不是告诉敌人这里有防御准备吗？

我说：这有什么难的，只要看到有船不像我们自己的船报警不就得了吗？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，多报警几次也没有什么呀。他听后哈哈一笑说：看来你对“烽火戏诸侯”这个故事还不了解吧。我说：我孤陋寡闻，请您说说让我听。他于是就慢条斯理地说：西周末年周幽王为了博得美人一笑，就点起烽火台。诸侯一看敌人打来了就纷纷起兵勤王，结果到了国都一看，哪有什么敌人呀，是周幽王为了博得美人一笑而故意搞的。从此以后当敌人真的来了，再点烽火台也不灵了，于是周幽王被杀。你说烽火台是能随便点的吗？如果虚报军情，是要误国误民的呀。我一听觉得是这个理，但还是不服气地望着他，心里嘀咕道：他刚才说的我怎么没有想到呀？

我说：您老纯粹是替古人担忧，您所能想到的古人肯定早就想到了，不过您说的有些也在理。听您的口气，好像已经有了更正确的答案？他说：我说出来你千万别笑我。于是他拉着我的手，来到烽火台西边，指着不远处的灯塔说：我觉得烽火台的作用更像那座灯塔。你看往来船只遇到大雾天、风雪天、晚上归航看不清海岸的时候，很容易迷失方向，这个烽火台燃起狼烟，就能引导这些渔船平安返回港口。而且这一带礁石密布，很容易撞上礁石呀，有了这个狼烟不是可以避免撞船事故吗？

说完这位长者没打招呼就下去了。我望着这位长者的背影，为老人那种敢于探究答案的精神所折服。我上来本来是想寻找答案的，没想到却引来了更多的谜团，也许正因为烟台山有这么多谜团，才有如此魅力。

我离开烽火台，沿着海边的路走着，谜团仿佛也在向我涌来，而且越来越多。



小时候住的那个小村落，有着青石板路和矮矮的石头墙。石头墙上常年爬满了葫芦藤蔓，丝瓜、眉豆和牵牛花等。放学之后，在母亲还未做好饭、父亲尚未从田间归来时，小伙伴们就在街上撒欢地玩起来。

夏日的傍晚，似一幅梦幻般的画卷徐徐展开，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轻烟般在天地间飘荡。夕阳如诗，余晖似梦，将万物都染上一层迷离的光晕。南墙的葫芦开满了白花，用它纯情的夕颜召唤着夜的精灵，在晚风中呢喃低语，仿佛诉说着古老的秘密。那时，我在每一朵葫芦花中，每一处光影、每一丝微风、每一片云霞之中，都感受到了一种神秘的力量，令人陶醉，令人着迷。

葫芦花在藤蔓上静静地绽放，宛如一个个精致的小喇叭。洁白的花瓣如雪般纯净，微微透着一抹清新的绿意。它们或单独一朵，遗世独立，或三两成群，相互映衬。花瓣边缘呈现出细腻的褶皱，嫩黄色的花蕊点缀其中，散发着淡淡的甜香。这甜香很快就招来了孩子们期盼的葫芦蜂。

葫芦蜂其实叫葫芦蛾，样子介于蜂和蝶之间。它们灰扑扑的，鼓鼓的肚子有些臃肿，黑白相间的尾巴扁扁的，两只黑黑的眼睛占了脑袋很大一块，没有嘴巴，没有鼻子和耳朵，却有一根细细长长的如丝般的五六厘米长的吸管，如同大象的鼻子。这根长吸管就是葫芦蜂的嘴，软软的如丝线般，白天卷起来放在两只眼睛中间，傍晚葫芦开花时就伸出来伸进花蕊里吃花蜜。每到夏天傍晚，葫芦花就悄然开放，此时，葫芦蜂就成了这片天地里的主角。

我们的方言发音叫葫芦蜂为“轱辘蜂”，有童谣唱道：

“轱辘哥（栖霞方言中哥的发音为锅），上南坡，割把草，垒个窝。”

那时候，捕捉葫芦蜂是孩子们初夏黄昏的一个有趣的活动。掐下一朵葫芦花，身体紧贴着墙，或站在葫芦架下，在葫芦叶子中间高高举着葫芦花，用大拇指和食指布下陷阱等葫芦蜂来，这时还会高兴地唱：“东照照西照照，葫芦蜂就来到。”

“嗡嗡”，不一会儿，就会有葫芦蜂飞过来。它们在葫芦花间把长长的须伸进花蕊里，不知不觉就伸进小孩子手里的那朵花里。这时，只要快速一捏花管根蒂，就能轻易抓住它。看着它在手中挣扎着盘旋转圈，孩子们兴奋地喊着，抓在手里，掐掉翅膀，放进小瓶子里，手上就留下葫芦蜂浑身黏糊糊的绒毛。

用守株待兔的方式捉葫芦蜂，我们叫“招葫芦蜂”。因为葫芦蜂总是像直升机一样在葫芦花间飞来飞去。平常母亲说某个人说话不清楚，就会形容说“像葫芦蜂一样瞎嗡嗡”；说某个婆娘不停地唠叨，又形容说“像葫芦蜂掉屎罐里了——扑棱个不停”。

孩子们一直玩到天黑才被母亲喊回家，让母亲在锅里用油炸了捉来的葫芦蜂，一肚子籽，酥脆喷香。

《源氏物语》里把葫芦花称为“夕颜”，每次看到葫芦开花，自然就会想起夏日晚风中的精灵。它们的一生，只为了和葫芦花相遇。葫芦花纯情却转瞬即逝，就如同书中的夕颜，美好却命运短暂，但是蜂与花的相遇，就是这一世最美的结局。

黄昏的光芒倾洒在墙角，夕颜悄然开放，宛如云朵般静美，洁白的花瓣轻轻摇曳，仿佛在低诉着岁月的那份寂寥。在这如烟花般绚烂的一瞬，幸而还有葫芦蜂那温柔的浅笑。它们迎着晚风悠悠地舞蹈，那一抹清新的情调，足以安抚葫芦花此生的孤寂。

直到今天，我常常会在回忆里贪恋那个场景，那是一种纯粹地享受大自然馈赠的快乐。享受着小时候岁月的乐趣和天光云影的交汇，也许那才是乾坤自在，物我两忘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般飞逝，往昔的纯真与美好恰似那易逝的葫芦花。然而，它们却能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烙下永不磨灭的印记，于人生漫长的征途之中，留存一片静谧的角落。偶尔，我仿若那黄昏时分飞向葫芦花的蛾子，与葫芦花相依相存，在这宁谧的天地中沉醉于纯粹的美好，挣脱世间喧嚣与浮华的羁绊。

征稿启事

本版征集优秀散文、书评。要求角度新颖、笔触独特、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。

投稿邮箱：ytrbzkb@126.com

心香一瓣

好友紫凌的朋友圈里盛开了大片的芍药花海，红的、粉的、黄的、白的……五彩缤纷，惹得我心花怒放。六月这个季节，华贵的牡丹早已经退出舞台，婉约的芍药闪亮登场了。

春天的繁花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似乎转瞬之间，一场繁盛的花事便落下帷幕。正念叨着接下来无花可赏呢，一个小惊喜便从天而降：这不芍药正盛开吗？“这美丽的花海在哪呢？”我问。紫凌回：“在桃村宋家埠附近。”紫凌说，那片万亩花田的主人是她朋友，园里只栽牡丹和芍药。接下来，她告诉了我详细地址。

过了几天，我和好友晓奕作伴，风尘仆仆地来到桃村。车子在宋家埠村碑前停下，穿过马路，沿着一条通往山间小路往前走，果然就看到了紫凌所说的一座两层小楼。那片心心念念的牡丹园就在小楼前，正开得灿若云霞。一位大姐抱着一大捆含苞欲放的芍药花，从牡丹园里笑意盈盈地走了出来，和我们打招呼。大姐说，她猜到我们是紫凌的朋友。小楼前的院子里，放着好多采摘下来的芍药花，一枝枝捆扎成束，装在纸盒里，看样子是要去送往花店的。牡丹园外面的简易铁丝网围墙，把我们和花海隔开。紫凌说过，这是她朋友的私家花园，不是对外开放的观赏景点。大姐指着不远处的小门热情地说：“我先忙手头的活，你们俩自己进去看花吧，随意就行。”我们连声道谢。

印象中，芍药大多是单层或两层花瓣的那种。置身于这片芍药花海之中，看到一团一大朵的芍药花，花瓣层层叠叠，看不到花蕊，分明就是一团一大团的大花球啊！原来，芍药花竟也美得这般热烈！花园的主人尹先生，正在花田里陪同几位

心灵微品

□张铁鹰

小麦覆垄黄

“六月里，麦子黄”时，龙口市诸由观镇孟家村村民孟令杰给我打电话，说他以新式种法试种的小麦，再有十几天就要收割了，目测之下，每亩增产150斤的预期已成定局，希望我去亲眼看看。我当即对他说：“明天我就去分享你丰收的喜悦。”其时，我还不知，老孟申请的“小麦起垄播种一体机”专利，已经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授权。

第二天，我就到了孟家村。按照约定，老孟直接带我到他的麦地。站在地头，“覆垄黄”的小麦，在太阳的照射下泛着金光。老孟一边用手拨拉着麦穗，一边高兴地介绍说：“用我发明的新式播种法，土地利用率大约增加15%，与传统播种法相比，每亩只增加5斤的麦种，其余不需增加任何费用。今年小麦市场价格约为每斤1.2元，这25亩地，可增加纯收入5000元左右。”

老孟告诉我，曾经也有人尝试在垄上种植小麦，但是由于机械起的垄相对较窄，且上部是尖的，没有合适的机器在其上种单行。而使用人工，劳动强度大不说，还容易使垄被破坏，影响浇灌。于是，大家也就放弃了。

别人放弃了，老孟却一直在琢磨。终于，这个难题被他解决了。经过研究、摸索、实践，他终于成功研制出了起垄播种一体机进行播种。这种播种机，不仅可以在起垄种植小麦时，合理地在垄上多种一趨麦子，而且在小麦成熟期，可以有效减少杂草的生长。

老孟是当地有名的“土专家”，平时喜欢搞个小发明。去年他发明出小麦起垄播种一体机后，第一次试种，我就受邀到了现场。看着播种机划出的如诗行的田垄，当时就想，像老孟这样的“土专家”，既是科技种田的带头人，应该也是农民增收致富的带头人。

悠悠万事，吃饭为大。一直以来，我们的小麦种植方式，多是在耕地上培成一行一行垄，然后将麦种植入由垄分成的畦里。如此种植，方便灌溉，不至于大水漫流，节约水资源。同时，也方便田间管理时行走。只是这在过去主要靠人力、畜力的时代行得通，现在农田作业全部实现了机械化甚至智能化，浇灌和田间管理再用“老一套”，难题就出现了。比如，在小麦成熟期，田垄上疯长的杂草，可能比麦子还高，由此导致机械收割后的小麦湿度大、杂质多。

“夫稼，为之者人也，生之者地也。”老孟的介绍，让我相信，中国人的饭碗，完全可以主要装中国粮。只是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，就要“藏粮于地”“藏粮于技”。如此，则需要更多像老孟这样的“土专家”，需要不断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。



街谈物语

□盖少艳

地瓜为证

那天母亲给我带来一包红皮地瓜，我洗干净了，切成薄片。在电饼铛里加油，两面烙出金黄色。端上桌后，先生和儿子抢着吃。

以前听我父母讲过关于地瓜的故事。老一辈的人以地瓜为主食，从霜降刨了地瓜，天天吃，顿顿吃，一直吃到冬天。现在很多孩子不知道，上世纪80年代之前，生活在农村的人以地瓜为主要食粮。“鸡屁股是银行，地瓜是主粮。”

我的父母生于上世纪50年代。那时，农民辛辛苦苦上一年，到秋后，炕头上能有一大摞地瓜，那是最大的欣慰。当家的主妇做起饭来，心里也踏实。深冬，庄稼汉们坐在炕上，含着小旱烟袋，叭哒着烟，美滋滋地眯缝着眼睛，望着那一大炕头既怕凉又怕热的当姑奶奶伺候的地瓜，那心情，熨帖得很。

那个时候，姥姥烀地瓜都用八印的大铁锅。先往锅里添适量的清水，把洗干净的地瓜摆放整齐，锅底的火是玉米杆或是苞米棒。烀地瓜挺费柴火的，先是快火，开锅后变成慢火。待地瓜出锅后，凉一凉，地瓜都流油了，焦糖甜香，软糯糯，就着腌制的萝卜条、大白菜，十分可口。有时熥个虾酱鸡蛋，就是改善伙食了。

前段时间刷抖音才知道，地瓜是“红薯之父”陈振龙在1593年冒着生命危险从国外带回来的一根藤蔓种植出来的。种地瓜，要先育地瓜苗。清明之前，先用石头在院子里垒个正方形，最下面铺上草，撒上适量的泥土和沙，然后把地瓜栽进去。地瓜密密麻麻排好，撒上沙，浇上水，再用薄膜蒙上，四周留点透气孔。天气好时，就把覆盖在最上面的草帘扒拉开，让地瓜苗隔着薄膜好好吸收阳光。等到地瓜苗长到半尺左右，掐下来栽到地里。

5月是栽地瓜的好时候。栽地瓜之前要耕好地，然后用犁豁出一道道深沟，撒上肥料，打起垄，把地瓜苗斜栽进去。秧苗扎根之后，需要经常浇水、施肥、除草。地瓜生命

力旺盛，只要阳光充足、雨水充沛，秧苗就长得很快，逐渐拖出长长的藤蔓来，匍匐在田埂间，枝繁叶茂。

地瓜的花有白色的、紫色的。白色的如阳春三月盛开的杏花，紫色的如盛夏开放的牵牛花。

夏季雨水充沛，绿油油的地瓜蔓爬满了地。这时候，需要给地瓜翻蔓。往相反的方向翻，不让它的蔓扎根，这样有利于增产。

7月时，地瓜叶可以掐下来蒸菜叶团子吃，或把嫩绿的地瓜叶用热水焯一下，用酱油和蒜拌着吃，或炒着吃。

霜降时，地瓜成熟了，大人小孩一齐上山。先用镰刀割掉地瓜蔓，再用镢头刨地瓜茎。一镢头刨下去，就有好多个地瓜，大大小小，挤挤挨挨地挂在主根上，像是一大家子在聚会。

跟在大人身后的小伙伴们把地瓜上的泥土抖掉，摆成一堆堆放在地里。天气好时，大人就坐着马扎戴好手套，在地里打地瓜干。我家的地瓜干是母亲打的，她打满一篓子就把地瓜干扬在地上，我和姐姐跟在后面把它们摆放整齐。经过四五个月的日晒雨淋，地瓜干终于晒好了。最后，装入筐子，推回家收藏。

大部分地瓜回来后会放入地瓜窖子里保存，不易坏。剩余的地瓜则放在炕上。地瓜保存好了，能吃到第二年春天。记得小时候，老妈总会从地瓜堆中捡出小一些的地瓜，盖上草帘子放到太阳底下晒。过上几天，地瓜就变得柔软，这个时候再煮，那地瓜就像甜枣一样好吃，煮着吃也会直冒蜜汁。

现在的地瓜成了稀罕物。平日里吃惯了大鱼大肉，忽然烀一些地瓜来吃，感觉特别好吃。

地瓜作为一种普通农作物，不管是作为灾荒之年的救命口粮，还是作为当今时尚的健康食品，它从未离开人们的生活，也从未让人们失望过。它特有的香甜，必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口舌间和记忆里。

□鲁从娟

在那芍药盛开的地方

从烟台来访的朋友赏花。他说，现在的芍药大多是新品种，花色丰富，花型多变，很漂亮，与牡丹不分伯仲。他指着面前的大片红芍药说，这个品种是“金带围”。金带围的花呈大红色，花瓣外围隐约可见一圈黄色花蕊，貌似将整个花朵等分为上下两部分，可明又是一朵花。花朵丰硕，优雅婉约、清香四溢。凑近细观，硕大的芍药花朵是由数朵小花叠合而成，从而增加了花朵的重瓣程度和观赏价值。另一片盛开的是白色系芍药，名为“杨妃出浴”，是传统芍药品种，又称为“沙白”。白色的花瓣层次丰富均匀，软糯仙柔，摸起来滑滑的。花瓣上有星点的红色晕染，像极了刚刚出浴的美人：雪白的肌肤，绯红的脸庞，纯洁与妩媚相融合，楚楚动人，妙不可言！“杨妃出浴”，这名字取得甚妙！

十亩花田中间，搭有一间凉亭。亭下四周是长条凳，中间安放着一张桌子。桌子上摆放着矿泉水，还有着香蕉、油桃、甜瓜等水果。尹先生好客，有朋自远方来赏花，累了就来凉亭坐下歇一会儿。坐在凉亭里，被花海包围，如同身在画中。凉亭、石桌、木椅、花海，随手一拍，就是大片。我忍不住脱口而出：“天天徜徉花海，尹大哥您太幸福了！”尹先生笑了，说他和花儿打了一辈子交道，早年间，曾在烟台三站经营一家仿真花店多年。后来，他回到桃村老家大庄村，栽下这十亩花田。秋天出售芍药根，春天卖芍药花苗，春夏花期时则为烟台各家花店以及婚庆公司供货。说起芍药，尹先生侃侃而谈，说芍药的花是观花，芍药的根则是治病的良药，古代著名的“神农本草经”将芍药列为上品。芍药是良药，叫做白芍。

记得一位作家说：“你的气质里，藏着你赏过的花，你的脸上，印有花一样的笑靥。”尹先生与花共舞了一辈子，年过六十也不老相。红黑的脸庞，睿智的谈吐，矫健的身段，麻利的动作，整个一“年轻态、健康体”。智者乐山，仁者乐水，尹先生却一生乐花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看他谈吐不俗，必是饱读诗书之人。我隐隐感觉，他就是一位深藏不漏的都市隐士，远离尘